

【明】吳承恩 著

劉脩業 輯 校

劉懷玉 箋 校

吳承恩詩文集箋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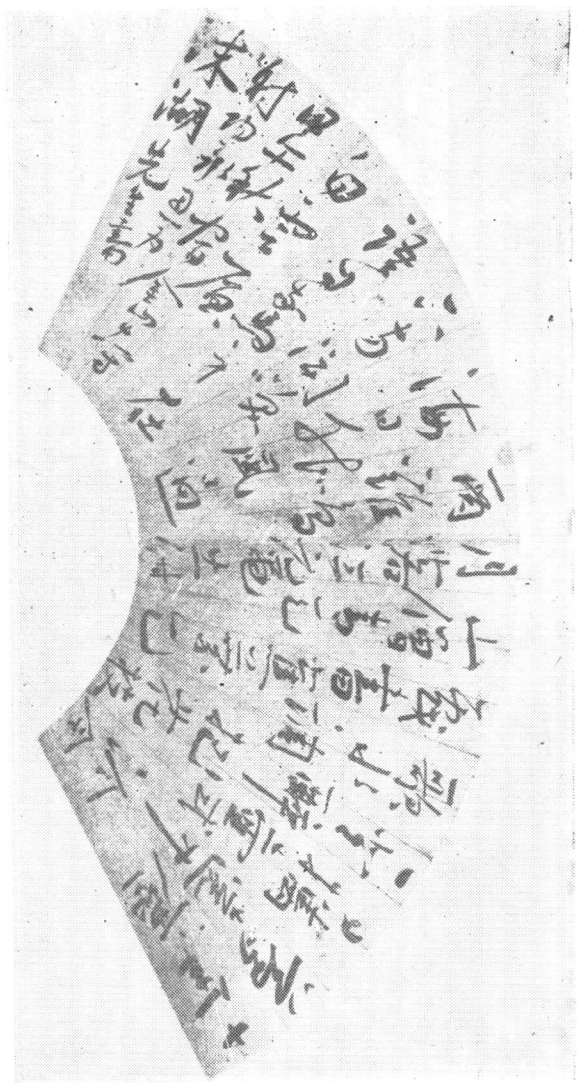


圖一 吳承恩像

(中國科學院根據吳承恩顛骨復原)

圖二 吳承恩棺材的半截前擋板





圖三 吳承恩書寫的扇面  
(藏揚州市博物館)

KAI19/09

花草新編卷之三

射陽吳承恩汝忠有纂輯

中調

接賢賓

詠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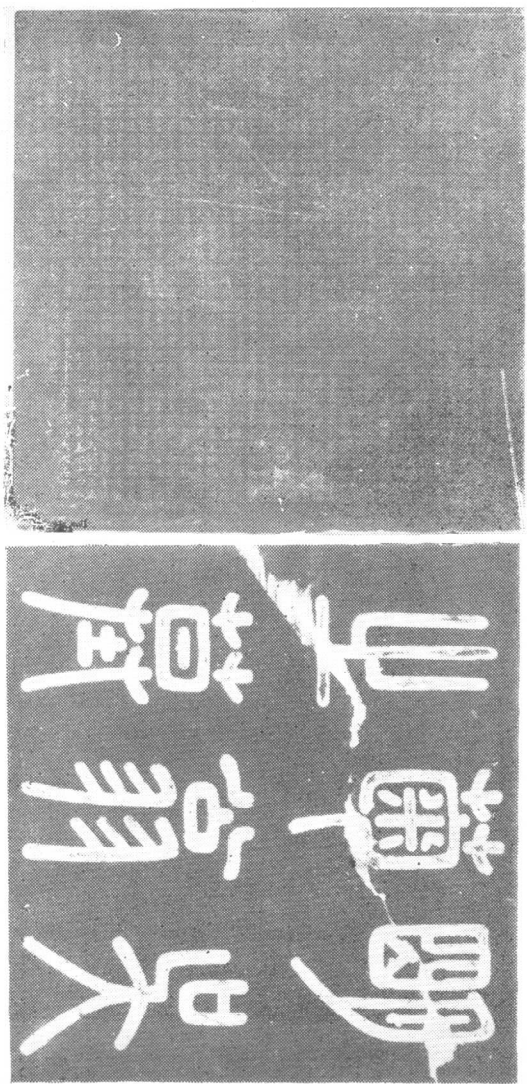
毛文錫

香艷鏤檐五花驄值春景初融流珠噴沫蹀躞  
汗血流紅少年公子能乘馭金鑣玉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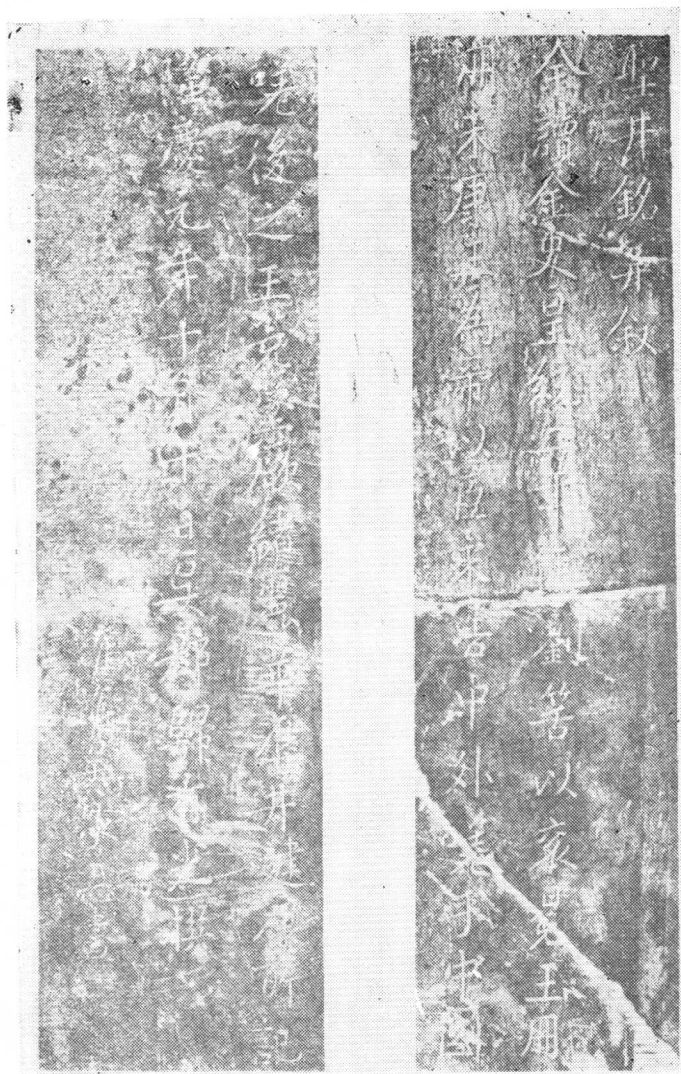
圖四 吳承恩所編《花草新編》殘抄本書影

(藏上海圖書館)





圖五 吳承恩爲其父撰并書篆的《先府賓墓誌銘》



圖六 吳承恩寫的歸有光作“聖井銘”拓本  
 (前面三行以及它的結銜，中略。)

袁靖甲寅秋

可山身丈過余山齋袖  
出先卷見示且索題識展  
視雲湖身首再視則  
沈石曰云影背也翻閱  
數過之身杖乘如量  
活潑花神畫者描得  
再讀題後秋風清婉一  
句不快人心三字不惟令  
觀令人神爽飛越便身

稱世生處之任不刻之  
何祥真者清其會中之  
好禮考也此為四海名之見  
取以收聖躬仁得者今文  
借之奇可哉多因身筆  
刻之能續此不足為其增  
重也謹跋

山陽邑人翁陽居吳承恩

圖七 吳承恩跋畫墨蹟



山陽吳承恩撰并書篆蓋  
字尚翰流未幾即拜祭酒南雍十  
年于言所於夏祭酒漢奉母極  
而謂為將事之月祭酒嚮其友吳  
令坤生又棄我天乎中復何心哉  
却縣一見相欽異定交數万人中  
沈永息至公輔名疑復延迎與對

圖八 吳承恩撰書的贈翰林院修撰儒林郎  
沈公合葬墓誌銘(局部)

## 序 言

蘇 興

明、清小說作者多不是達官閥人，他們的詩文流傳下來的很少，裒集成專集的更屬罕見。譬如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的詩文，長期傳抄，從無刻本，祇是到清末始有文集付諸石印。今天盛行的蒲松齡集厚厚兩大冊，是現代人路大荒搜集編訂的。施耐庵、羅貫中的身世等或見疑於人，更不必說他們的什麼詩文。曹雪芹僅剩有兩句詩，真是吉光片羽。其他三四流的小說作者更無論已。這之中，例外的是二吳：吳承恩、吳敬梓。他們生前或死後不久，射陽先生存稿、文木山房集便問世了。今人能較多知道二吳的生平思想，從而聯繫他們的小說作品，得出某些切實的論斷，和他們詩文集的廣泛流傳有直接關係。

明、清時代的詩文至今還是沒有怎麼開墾的生荒地。大大小小的所謂詩人、散文家擠擠軋軋，數量可觀，但爬梳分析的很不够，何種流派可注意，何人可以站到文學歷史的門檻裏

面，等等，尚缺令人信服的評定，不過，即或明、清詩文圍圍已誅除草萊，顯現精英，吳承恩，吳敬梓以及蒲松齡的詩文也未必是光彩奪目之作。以吳承恩言，他的詩文被盛稱爲「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沉辭淵深，浮藻雲峻」。「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陳文燭）。或者說其詩文「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絃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李維楨）。以至譽爲文乃班（固）、柳（宗元），詩詞乃李（白）、辛（棄疾）之遺，或詩在唐與錢（起）、劉（長卿）、元（稹）、白（居易）相上下，文在宋與廬陵（歐陽修）、南豐（曾鞏）相出入。可是，客觀地、冷靜地評論，沒有西遊記彪炳神壇，吳承恩在明代文學史上恐怕佔不到什麼位置的。就連朱彝尊、吳玉搢共同稱道，並爲日本墨場必携一書選句的楊柳青詩，放在明人抒情詩中衡量，也非上乘。那麼爲什麼射陽先生存稿過去出了點校本（劉脩業，一九五八年），今天還要出箋校本（劉懷玉）呢？此一切都在給西遊記服務，給研究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生平思想服務，起提供上述二者資料的作用。我想，不僅射陽先生存稿如此，文木山房集、蒲松齡集的重印和搜集整理出版皆如此。請恕我淺薄，恕我胡說亂道，湯顯祖的玉茗堂集、孔尚任的湖海集、洪昇的稗畦集，恐也難逃此例。無杜丹亭、桃花扇、長生殿、湯、孔、洪的前述詩文集子能否像今天那樣一再校點印行呢？我

頭腦中的問號不能抹除。——湯顯祖或許不同一些？不敢講什麼。

既然射陽先生存稿對研究西遊記及其作者吳承恩有作用，人們就希望它提供的資料越多越好。於是便不免對吳承恩本人的一個看法有意見。吳承恩曾說刻集子時，應選精而不務博，不要把作者所有的詩文一古腦都收進去。吳國榮轉述的吳承恩原話是：「近之刻者，類博而不精。」吳國榮承之曰：「斯刻也，倘曰精焉，世必有知先生者矣。」（射陽先生存稿跋）這樣精而不博的射陽先生存稿勢必被刪削掉不少當時看算不得精，今天看可能相當有價值的史料（資料）。還不僅此，陳文燭序、吳國榮跋的射陽先生存稿刻本行世後，到萬曆四十年左右，丘度又復搜集陳序吳跋本所未及錄的詩文打算續刻，而感舅外祖務精不務博的教導，特請另一位名人李維楨給予校刪。這樣，新刻射陽先生存稿又不知被刪削掉多少對研究西遊記及其作者很有價值的詩文。或許其中有西遊記的自序和吳承恩自傳的罷。吳承恩預想不到他自己將在中國文學歷史上以小說名家，詩文僅是它的佐料附庸，他何必發表什麼「近之刻者，類博而不精」的言論呢！後吳承恩二百五十多年也是長期生活在蘇北的鏡花緣作者李汝珍，曾借林之洋的口講過與吳承恩相類似的話（放屁把無用的詩文排洩掉，編集子時「省些刻工」。見鏡花緣第九回）。是不是因此李汝珍便沒有發刻自己的詩文，造成今天探索李汝珍及

其鏡花緣某些問題的困難？如果李汝珍爲了不遺放屁之譏因而發刻自己的詩文，今人將不會欣賞。反而從另一角度我們稱贊被葉燮譏笑爲「彼哉」不足言的王世貞（後七子首領）、李維楨（校刪射陽先生存稿者），他們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續稿計三百八十三卷，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爲嘉、隆、萬三朝的文壇保存了豐富的史料，兩部集子都提供了研究吳承恩用的資料。（葉燮的譏笑見原詩的外篇下）

當然，因爲射陽先生存稿載的是西遊記作者的詩文，須另眼相看，對它加以論述還是有必要的。這要把吳承恩的詩文放到當時七子泛濫的濁流中去淘洗，做歷史的評價考察。在此，李維楨把吳承恩與七子對比着分析，方法對，結論比較切實。吳承恩詩文的分量，祇能在這樣的天平上才能按準，任意抽取一首兩首詩，一篇兩篇文，像分析歷史大家（如李、杜、韓、柳）的詩文那樣，即或是吳承恩的精品，也恐分而析之之後，零碎成片，捏合不起來。

談罷如何看待射陽先生存稿的詩文，再談一談對其箋校的問題。

校，須首先有個底本。射陽先生存稿今存的是萬曆四十年左右由李維楨校序的刻本，即原藏故宮博物院而在一九三〇年據以排印的本子。故宮博物院原本今在臺灣，劉脩業先生



一九五八年點校射陽先生存稿祇能以排印本做底本，參以別書載的吳承恩詩文來校勘。現在劉懷玉同志又益以射陽四先生詩選、山陽耆舊詩、山陽詩徵等來校勘，當然更精審一些。但終以不能據萬曆四十年左右刻本當底本爲憾。故官博物院排印本雖然在印刷後用紅色鉛字加蓋在原來錯排的字上，似經過復校，把原來錯排的字校正過來了，然劉脩業先生仍感到它「校對不精，增多了一些脫文和誤字」。至於先府君墓誌銘原石刻與刻本的文字歧異，何者爲是，何者爲非，祇好兩存。一般的說，上石入壙的原誌銘應該是最有權威性的，刻本所據約是初稿。不過也難說一定如此，或許嘉靖十一年以後吳承恩自己修改過，認爲是定稿，後來出集子便據以發刻了。

再說箋。箋釋一部明、清詩文集，通常情況以箋古典易，箋作者當時事較棘手。古典總有類書等可查，作者當時事由於相關的資料有關，不易索解。射陽先生存稿的古典尋找出原典出處一時看難，費點工夫總有辦法解決。吳承恩詩文涉及的多非名人之事，其歷史資料留存的少，要想一一箋而出之，比查古典繁難。劉懷玉同志勤於搜尋地方文獻資料，所獲甚多。就難捨易，此一招頗巧，而對研究者有好處。自然，可以期望有全面箋釋的射陽先生存稿問世。——暫時還無此必要。

劉懷玉同志對吳承恩詩文寫作時間及一些相關問題，有的引同於拙見，有的與拙見同，也有的不一致（我的看法見吳承恩年譜、吳承恩小傳）。有不一致，是正常的，容再查資料聯繫思考，繼續求是。其糾正我的粗疏，值得特別拈出，引以為戒。如我在吳承恩年譜列贈侯湯濱喻公入覲障詞於隆慶二年（一五六八），並說所謂湯濱喻者即山陽知縣楊松，「湯」、「楊」形近而譌。經劉懷玉同志考證，此障詞乃是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為鹽城知縣喻希純入覲代鹽城縣學師儒所作。這是正確的，我的推論犯了常識性的錯誤。吳承恩作的障詞和序，凡稱「××公」，皆前兩字是字或號，後一個字是姓。「梅林胡公」，是胡梅林（胡宗憲），不是姓梅號林胡；「蘇山陳公」，是陳蘇山（陳栢），不是姓蘇號山陳。涉及這些人時我沒有弄錯，知道它的文字結構關係，唯在「湯濱喻公」身上胡塗了，竟讀成姓湯號濱喻，進而碰巧找到一位姓楊的知縣，也是河南人，而「楊」、「湯」又形相近，於是錯讀而錯說之。元壽頌的寫作時間，據劉懷玉同志考證應作於嘉靖四十三年，而不是如我說作於嘉靖四十一年（吳承恩年譜），其論證也頗有力。唯尚有細微之點不清。這個問題涉及吳承恩何時進京候選，涉及李春芳何時與吳承恩相知並合作校西遊記，涉及壽師相存齋徐公六十序代何人作，涉及明堂賦

代何人作等問題，一時還想不清，得不到合理解釋，所以暫存照不做進一步探論。

劉懷玉同志箋釋中對一些問題的態度是審慎的，他人的某些說法有的置而不談不引，有的兩說並存。如我在吳承恩年譜與吳承恩小傳曾熱鬧論證二郎搜山圖歌何時寫與針對什麼問題而寫；論證贈子价與寫西遊記的關係等，劉懷玉同志對前者置而不談不引，對後者把拙見與王伯堅同志的不同看法並存。我自己當然沒有改變見解，但對劉懷玉同志的做法是同意的。審慎不論比冒然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為好。

劉懷玉同志原來是學波斯語的，現在的工作又與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毫不相干，能在業餘時間內完成射陽先生存稿的箋校，確值得欽佩。他把校箋完的稿子寄給我，希望我講點什麼，不獲辭，拉拉雜雜談如上，稱之為序也可以罷。

一九八四年元月於東北師大

## 前言

人們認識吳承恩，並不是因為他有一部詩文集，而是因為他有一部西遊記。西遊記是一部優秀的長篇神話小說，書中優美曲折的故事情節，風趣動人的神話人物形象，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喜愛。在我國，小說中主要人物孫悟空、豬八戒等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的。幼兒園的玩具，小學生的小人書，圖案的設計，器物的造型，以及電影、電視、戲劇，都曾從這部優秀小說中取材。世世代代的人民，在得到西遊故事的藝術享受之餘，都很自然地懷念和尊敬西遊記的創造者，於是，人們就開始研究吳承恩，並逐漸認識了他。

人們認識吳承恩的過程是曲折的。這個過程是隨着西遊記被人們認識的程度而變化的，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吳承恩活着的時代。那個時代，長篇小說的創作已經繁榮了，並且已經產生了一批長篇小說。這些小說，一方面很受市民階層的歡迎，擁有